



抒情童年的自我超越

□ 张育玲

《少年鼓王》是一部以20世纪80年代湖南乡村为背景的儿童成长小说。故事以阿喜哥与武京京的“鼓王”之争为线索,讲述这群乡野少年在争吵、磨合与互谅中的成长蜕变。小说语言富有诗意,少年的成长浸润于沧浪河畔的乡土社会与传统文化之中,叙事兼具审美性与教育性,生动诠释了“少年鼓王”意象背后的人性赞歌。成年后的主人公在故事结尾回首往日,那句“每一个善良和聪明的孩子,都是老师心目中的鼓王”再度叩击人物与读者的心灵世界,也揭开隐含在童年抒情中的自我超越主旨。

小说中的两位少年家境悬殊、性格迥异,但都希望被评为“少年鼓王”,摩擦与理解也因此产生。武京京担心输给比自己优秀的阿喜哥,但又懈怠于学习,几次三番“耍心眼”,但阿喜哥得知原因后选择退出比赛,主动与武京京和解。受此触动,武京京逐渐明白“少年鼓王”荣誉之下要有相配的德行与才能,开始改变往日的懒惰与妒忌,成长为“好孩子”。武京京的转变构成小说的第一重“自我超越”,即成长主体在外界的影响中生成社会化品格,鼓王竞选时的100分便象征了武京京成长仪式的完成。

阿喜哥作为敞开的主体,自觉向长腿爷、李老师、刘春雷、樵老爷等人学习传统知识或民间技艺,在音韵的调度、笔画的运作与胡琴的演奏中自我完善。镇长为阿喜哥系上“第二十届鸭雀岭少年鼓王”的红绶带时,也将传统美德与民间文化具象化为这个小小少年,呈现出小说的第二重“自我超越”。

当“鼓王”成为男女老少公认的荣誉,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寄寓在新生代的成长中,再度成为维系当代社会共同体的纽带。以地花鼓为代表的非遗得到当代传承,中华传统美德经由“鼓王”选举实现



创造性转化,这也是小说在文化意义上完成的最后一重“自我超越”。

在层层递进的成长之外,《少年鼓王》的审美性与教育性之间的张力也映照出作者童年叙事的隐秘罅隙。在本地民俗“地花鼓”的感召下,楚地少年成长为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主体。《少年鼓王》调动“地花鼓”民俗资源,为当代少年建构出“少年鼓王”的主体形象,也提醒着儿童文学向民族文化扎根,从本土环境里生长。来源:《文艺报》



书架

《我想这样被埋葬》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本书作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闯入美国殡葬行业,在历时五年、横跨全美的田野调查中,作者与殡葬师、遗属、公墓所有者等人交谈,真实记录当下美国人对死亡态度的迅速变化。

《比山更高》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本书讲述了过去二十年来,中国自由攀登者用攀登书写各自的命运,在山上跨越生存和死亡的故事。作者通过采访大量人物、挖掘大量碎片化资料,记录不同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在死亡的悬崖边追寻自由与自我的历程。



《我决定说不》

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这是一本关于青少年的“同意权”和“自主权”的家庭教育书。本书不仅限于性教育,还涵盖了日常生活中的自主选择,如穿着、交友等,更全面地解读“自主权”的概念。专注于青春期的个人成长、自主权和界限设置,填补了传统教育中这些主题的空白。



书韵

回忆让时光倒流。

翻阅过去40年间写下的非虚构文字,那些远行和尘封的日子,像月下的迷离树影,又在晚风中交错浮现了。

童年时父亲用罐头瓶,给我做了一盏迎新的灯,我在除夕夜走街串巷时,不再怕夜黑;母亲在雨雪交加的时刻,给沉浸在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写作中的我,送回家乡的伞,怕被命运风雨淋湿的我,再被自然的雨雪淋湿;爱人离世的前三天,我们还携手去花店,买了娇艳的玫瑰和康乃馨,可是看不见的魔鬼给他的生命,亮起了永远的红灯,让我在雪山脚下的长夜仰望星空时,是那么地想在星星的眼眸,发现他的目光——哪怕隔世,也是照耀;30年前我和同事去北极村奔赴白夜时,终于明白外祖母的存在,才是我生命中永不消逝的白

夜;还有童年时我和姐姐弟弟在山林小镇,那些孩子间可爱的“战争”,都是那么难以忘怀。

除了亲人和乡邻,故乡的山林、溪流、风雪、庄稼、动物、农具、蚊烟、吃食等等,这些让生活熠熠闪光的珍珠,这岁月最美的镶嵌物,也成为我追忆的对象。

这些行走间的所见所闻,所思所想,也许浮光掠影,不够深刻,但它真切记录了那一段段仿佛含着雨露的时光,令人怀念。

哈尔滨深秋了,万木萧萧,候鸟又开始了迁徙的旅程。此时的天空仿佛春运的车站和机场,异常繁忙。也不知各类鸟是怎么划分它们的飞行路线的,它们分批分时,疏密有致,有条不紊地奔赴越冬地。我看过一个资料,被迫成为北地羁鸟的,除了伤病无法

南飞的,还有因贪食浆果而醉了的鸟儿。我故乡的野生都柿(蓝莓),就是可以醉人的浆果,我童年曾在采山时吃醉过。醉了的候鸟,翅膀就是败军的旗帜,岂能高飞。而如果它们抵御不了浆果的诱惑,一再吃醉,就会错过最佳迁徙时刻,被突然而至的大雪阻断脚步。留下的醉鸟,有的在瑟瑟发抖中失去生命,有的则在搏击中傲然适应了寒流,成为暴风雪中展翅的一员。

我羡慕和钦佩后一种醉鸟,无拘无束地欣赏大自然赐予的琼浆,无畏无惧命运轨迹的改变,率性天真,自由舒展,不期然间开辟了生命新天地,迎来另一番好时光。

来源:人民文学出版社《好时光悄悄溜走》

阅读随笔

《动物之山》:童话笔触下的现实丛林

□ 李涵秋

在《动物之山》中,马原打破传统线性叙事,采用碎片化、多视角的叙事方式,将人们带入了一个神奇的动物世界。故事通过贝玛、马老师和别样吾三个主要人物的对话进行展开。

《动物之山》讲述了许多动物们的故事,如猫和老鼠、鸡与黄鼠狼的斗争,动物们被赋予了与人类同等的生命尊严,它们不仅能够与人类进行心灵上的沟通,还展现出了各自的智慧与情感。但不同的是,这些动物并非都是天真烂漫的存在,不会像传统故事那样大家一起手牵着手

玩过家家的儿童游戏。在童话乌托邦的外衣之下,现实社会的尔虞我诈、蝇营狗苟正暗流涌动。阅读这本书,就像是手捧一颗颗色彩鲜艳、散发着香甜气味的糖果,满怀欣喜地放进嘴里,咬开后却发现里面迸发出酸涩的糖浆,各种味道同时触发。

意象的选取也并非只局限于纯粹、美好的事物,蚂蟥、苍蝇、蛇……都被写入了故事。《动物之山》中甚至还存在着“坏人得逞”的结局。动物居住的山上,孕育着重重叠叠的善与黑暗,它们扭打、嘶吼、互相倾轧、啃噬撕咬,

但始终没有一方能够长久地盘踞山顶。光明并非这个世界的唯一底色,童话故事也不应只有单一完满的结局。因此,它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动物寓言。

在书中,别样吾与马老师的对话不仅揭示了人类对于自然的认知局限,也引发了对人性的深刻反思。别样吾发出质疑:“在童话里,那么多飞禽走兽都可以彼此交谈,为什么人做不到呢?”所有的生灵都是大地的孩子,从某种程度上而言,没有人、没有动物归属于某一种族。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不仅是一种生态上的互动,更是一种精神上的相互救赎。

来源:《文汇报》